

人如臘梅 歷久彌香

——紀念谷牧同志

文：張海霞

十月的北京，碧空如洗，秋高氣爽，一陣陣帶着涼意的秋風吹過，長安街旁的銀杏樹湧起金黃的波浪，陽光透過枝繁葉茂的白楊，撒下片片斑駁印在紅牆之上。雄壯的天安門廣場依然人潮洶湧，人來人往的西單卻早已物是人非。每當我不經意間路過那個院子，就會想起同樣於這個深秋時節去世的谷牧同志。他離開我們已經9年了。

我與谷牧同志的緣分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1988年，谷牧同志由國務院副總理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而我也正是那年來到全國政協辦公廳工作，一待就是30年。當時我主要負責全國政協會議活動的新聞攝影採訪等工作，所以也有幸能夠近距離接觸谷牧同志，並在他的直接帶領下學習工作。谷牧同志於工作上的嚴謹精神以及生活中的思想作風令我獲益匪淺，他對我工作上的指導和生活上的關心更令我難以忘懷。關於谷牧同志的故事，從槍炮肆虐的抗日戰爭年代，到改革開放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世紀之交，可以講很多很多，甚至可以寫好幾本書。但這裡，我只想寫我記憶裡的谷牧同志。

1993年，我到谷牧同志位於西單北大街小醬坊胡同的住處採訪他。我走進優雅寬敞的會客廳，一眼便見到了79歲高齡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谷牧。他笑容可掬、神采奕奕、腰板挺直、文質彬彬，既有軍人的風度，又頗有文人的氣質。會客廳內整齊地擺放着20個裝滿書的大書櫃。我粗略看了一下書名，文學書籍居多，幾乎包括了所有外國名著的中文譯本。還有許多中國古典文學的書，再有就是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的……，靠牆有幾隻大書櫃的玻璃用白紙擋住了。谷老向我解釋：「這裡的書都是我珍愛的，多數已經很難買到了。」我從這裡能夠猜想到，他對書籍有着極為特殊的感情。

一個普通的愛書之人

谷老見我正在看門楣上方掛的「九藤書屋」的橫匾，便招呼我坐下來，一邊告訴我，這「九藤書屋」是李可染同志為他樓上的書房題寫的，從院裡那九棵古藤而得名。我想，這「九藤」是不是還內含「九州騰飛」的意味？谷老雖然退下來了，但依舊掛念着國家和民族的復興。

以詩、書為引子，谷老打開了話匣子，話題轉到谷老兩次慘重的損失——丟書。谷老坐在沙發上，目光直視前方，思緒飛回到了戰爭年代。

抗日戰爭時期，日寇的掃蕩和我們的反掃蕩頻繁交替。日本鬼子掃蕩是碰到什麼破壞什麼，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所以帶着書行軍已成了谷牧的習慣。無論多麼困難，書他是捨不得丟，唯恐丟了找不到。南征北戰，谷牧騎馬的馬袋裡除了少許的生活必備用品，剩下的地方全都拿來放書。當時，規定團級以上的幹部可以每人有一個挑夫，挑些文件與書。文件有的隨時處理了，有的上交了，日記及小部分書他卻一直帶着。有時需要輕裝行軍時，谷牧就把日記及書放在缸裡埋在地下，等打仗回來再挖出。有一次，打仗回來，埋書的地點怎麼也找不到了。丟失了一批心愛的日記及書，這事谷牧一想起來就覺得不是滋味。

「文化大革命」中，谷牧的家前後被抄了8次。家裡沒有存摺也沒有貴重物品，找到的除了書還是書，掃蕩完畢，馬恩列史毛的著作除外，他那近20年的藏書一本沒剩。這是令谷牧最為痛心的。

我問他，「文革」後這些書又還您了嗎？他笑着：「沒有，那時抄家不是一個學校的學生，這麼多書，學生們在卡車上就你選一些，他挑一些，瓜分了不少，我回來也肯定傳得破破爛爛了。」前幾年谷牧兒子的幾個同學還在學校圖書館裡看到了印着谷牧印章的書。

谷牧說：「這些書學生們傳看，起到書的作用了，我也不再去找了。可我下決心都要



張海霞

作者張海霞，全國政協新聞局原副局長。1957年4月出生，先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全國政協辦公廳等部門工作。

補上。」從1973年開始，谷牧每月從工資中留出50元文化費買書，其它交給夫人支配家用。谷牧沒有別的嗜好，也不吸煙，50元在70年代是個不小的數目，但是一看到好書谷牧就非想買回來不可；有時50元不夠就借錢先買回來，下月再補上。

谷牧那時常到榮寶齋旁邊的中國書店買書，因為經常去，還和書店的兩位老同志成了朋友。他們知道他要什麼書，他每次去除了挑些書外，還開出清單子，囑咐他們幫助找一些書。有時為湊齊一套書要等上半年甚至一年，莎士比亞全集那時就少兩本，他等了很長時間才終於湊齊。

他的許多書是從琉璃廠的幾家書店買來的。1973年，有一天他又到中國書店買書，看見一本《西北調查記》扉頁有周恩來的簽名，他沒有問價，就立刻買了下來。那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幾乎天天和周總理見面，周恩來的簽名，谷牧一看就知道是真的。第二天國務院開會時谷牧把書帶了去，中間休息谷牧把書給總理看，說：「你的這本我給買回來了。」總理非常驚訝：「唉呀，這本書你怎麼找到的。」接着說：「那好，謝謝你了，把書還給我吧。」谷牧趕忙說：「書已經買回來了，你就不要收回了吧！給我留着做個紀念。」周總理笑着同意了，回憶道自己曾把看過的一些書送給身邊工作的秘書。在那場混亂的「文革」當中，這本書到底怎麼落到舊書店，其間的顛沛流離不得而知。

谷牧愛買書，愛讀書，真可以說「愛書及屋」。他對舊北京圖書館很有感情，依其言便是：「就是現在我還能在舊北京圖書館找到當年經常讀書的地方。」

谷牧1935年以後在北平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工作，先任組織委員，原書記被捕，谷牧又擔任書記。當時他們出版一本叫《泡沫》的進步雜誌，這些年輕人稱自己是大革命風浪中的一個泡沫。《泡沫》被查封後，他們又改出《浪花》。在北平工作那段時間，谷牧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圖書館，他約人會面愛約在北京圖書館附近，會面之前他就在圖書館看書。有些時候，他們坐在圖書館院裡的草地上談話，或是趴在北海公園附近的欄杆上交談。

谷牧有4子1女共5個孩子。他很喜欢這個女兒。谷牧鼓勵女兒學習圖書管理，後來女兒就在他當年讀書的北京圖書館工作。

谷牧從搬到這個院子以後就發現這個地方有三大優點。第一個優點是離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都近，開會他可以比別人晚走十幾分鐘，還可以早到；第二個優點是鬧中取靜，這裡離西單西四繁華的商業街很近，而胡同內又十分安靜；第三個優點，是在結束採訪時在谷牧家的院子裡得到了印證的。別看這個院子不算大，我順着谷老手指的方向看去，這裡除了天就是樹，一望無際，彷彿置身森林之中。

這裡也是知識的森林，院中花香、屋中書香——而九藤書屋的主人，是經歷了中國當代歷史風雲的谷牧。

名副其實《百梅圖》

我們此行到訪谷牧同志居所，在聆聽了谷老的趣聞之餘，還了解到由一本釘裝典雅、清香欲吐的《百梅圖》畫冊引出的一段丹青妙手共潑墨、百幅梅花競爭艷的感人故事。

谷牧的夫人告訴我，谷老從小便愛好古詩詞及書法繪畫。他有不少書畫界的朋友，而真正與眾多的畫家結緣，卻是在那不堪回首的「文革」期間。《百梅圖》名副其實，一百人作一百幅梅花，書法名家啟功寫序，著名學者史樹青又序，共同編纂而成。谷牧同志，何以收藏了這麼多國畫大師的梅花圖呢？

這時，谷牧深情地說：「說到書畫我很



谷牧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谷牧與夫人牟鋒。



谷牧(右)與夫人(左)相濡以沫。



從左至右依次為：谷牧女兒、谷牧、作者張海霞。

感謝我的夫人牟鋒，自從實行工資制以來，夫人縮緊全家的開支，保證了我每月50元的文化費用來買書和書畫。有時我碰到特別喜歡的，還要借支、超支，夫人對此從無怨言。」

谷老萌生收集《百梅圖》的念頭，始於某次為收集書籍字畫而徜徉古書店的經歷。有一次，他見到一卷出自明代抗倭將領阮鄂的兒子阮自畫的吟詩筆跡《出守慶陽四十八首》。谷牧展開書卷看，雖然卷底已經發黃發黑，但字跡清晰完好無損。谷牧知道這是真跡，他立刻價也不還地買下來，又把書卷送到榮寶齋進行清洗托裱處理。谷牧還清楚地記得，僅裝裱就用去了他100元。這卷珍品榮寶齋師傅回春妙手的清洗裝裱後完好如初。谷老細細研讀了48首詩，彷彿讀着古人的日記。他深知這卷詩能這麼完整地保留下來十分難得，這對了解古代的文化歷史都是極其寶貴的資料，谷牧為自己做了這件有意義的事而激動不已。歡喜之餘，他又想到自己還珍藏着幾幅畫壇名家梅花圖，如能在紙面上有觀賞百梅爭艷的場景，該是何等壯觀的景象。

畫壇的大家深知谷老「愛梅惜梅」，不論疏熟，都紛紛欣然命筆，將自己的梅花圖贈送給這位領導人。他們忘不了谷牧的情誼，忘不了谷牧在「高天滾滾寒流急」時的雪中送炭。同時，他們也十分欣賞「梅」「松」「竹」這「歲寒三友」。歷代的人們借松的風骨「堅貞」，用竹的挺直形容「氣節」，以梅的耐寒象喻「風骨」。此外梅、蘭、竹、菊又被人稱為「四君子」；梅、蘭象徵清幽，竹、菊隱喻高爽。「風骨」和「清幽」，當是谷牧的心聲和為人格的寫照。谷老在任國務院副總理時，他對繼承、保護、弘揚祖國傳統文化藝術作出的卓越貢獻，在藝術界有口皆碑。

收入《百梅圖》的作者有何香凝、朱屹瞻、劉海粟等前輩畫家，也有龔繼先、王超等年輕畫家。有的作者如李苦禪、于希寧、董壽平、關山月等人是著名的花卉畫家，或以擅長畫梅花聞名於世，但也有的畫家平生從不畫梅花的，如李可染。吳作人在題句中特別說明：「谷牧同志囑寫臘梅，久未親睹，不敢欺人，項見西郊植物園試栽數株，正迎雪放蕊，勉圖並題以奉兩正。」還有些作者是版畫家或詩人、美術史家、建築學家，《百梅圖》也為他們留下了寶貴的一

頁。從作品題跋所署創作年月看，最早提筆的是王個簾、來楚生、張大壯的作品，均作於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數量最多的是1975年和1977年，最晚的是1979年王伯敏、林曦明的作品。分四卷的《百梅圖》大部分作品是畫家們在「文革」時期創作的，《百梅圖》也正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歷史文化價值。

谷老是一位政治家，同時還是一位鑒賞家和收藏家。他於政務之暇，頗愛文墨丹青。谷老深愛黃胄的才華，曾大力支持過黃胄同志創辦的中國畫研究院，對於炎黃藝術館這個改革開放後的奇葩，更是大力培育。因此在炎黃藝術館開館兩周年之際——即1993年9月28日，谷牧和夫人牟鋒將其珍藏多年的百幅梅花圖捐獻給國家，由炎黃藝術館收藏。這是一位政治家熱愛中華民族文化的真情流露和對朋友深情厚誼的體現，是谷老高尚情操的體現，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谷牧愛梅，畫家畫梅，而《百梅圖》的價值遠不止於筆墨。黃胄在《百梅圖編後記》中講到，「文革」期間，谷牧同志經常邀請一些畫家朋友欣賞文物書畫，借清茶談心，其中不少人當時仍戴着「牛鬼蛇神」「黑畫家」的帽子。他把自己的客廳命名為「抗風軒」。《百梅圖》所收編的畫家除極少例外（如康生，即張三洗），大多數都在「文革」初期受到衝擊、甚至遭抄家，其中林風眠、陳大羽、黃永玉、黃胄、李可染、李苦禪、鄭乃珣等人都是1974年批「黑畫」事件中的受害者。黃胄在編後記中說到「谷牧同志參觀『黑畫展覽』後，曾向一些畫家表示憂慮，他說『將在歷史上留下一頁荒唐的大笑話』……在那逆流橫行的時期，能如此向被批判的畫家交心，體現了他的堅定與膽識，也使許多畫界朋友得到安慰和看到希望。《百梅圖》是一位政治家熱愛中華民族文化的真情和朋友们肝膽相照的結果。」好幾幅作品都以「鐵骨丹心」為題，是對梅花的讚頌更是對人品的讚頌。

谷老克儉樸素，《百梅圖》是他的珍

藏——一百位畫家起舞舞墨，集成一百幅不同風格標新立異的百梅卷，這是一位政治家熱愛中華文化的真情之表現，也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肝膽相照的證明，這份真善美的結晶，在中國畫史上具有很大意義。

「文革」後，谷老對改革開放的貢獻，不需我們評說。他對繼承、保護弘揚祖國文化的貢獻，在藝術界有口皆碑。他和萬里同志支持創辦中國畫研究院；倡議保護恭王府（大觀園舊址），修復琉璃廠文物一條街，繼而支持我們創辦炎黃藝術館——改革開放後第一座民辦的藝術館。在炎黃藝術館開館兩周年之日——1993年9月28日，他更將珍藏多年的《百梅圖》慨然捐贈給炎黃藝術館。谷老已經80高齡，這種高尚品德，使炎黃藝術館的同志們深受鼓舞，感激之情，非文字可表。《百梅圖》將永遠被珍藏在館，隆重展出並精印成冊，以此令華夏子孫和熱愛藝術的人共同欣賞。

谷老向炎黃藝術館捐贈的不只是珍貴的藝術品，還有一顆愛祖國、愛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高貴之心。

百梅迎春，花香沾襟。谷老捐贈的《百梅圖》巨卷，能使我們在這梅花芬芳的「香雪海」中感受生活的樂趣，學習老一輩畫家在畫梅花方面的藝術造詣及實踐，並從中受到教益。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到一件小插曲。1999年，谷牧同志借用了一下我們的寫字毯子，在歸還毯子時，親筆書信將一個他保存了50年的筆筒贈予我作為紀念。捧着沉甸甸的筆筒，谷牧同志那為新中國誕生英勇奮鬥的足跡，為發展我國工交事業日夜操勞的身影，為改革開發和現代化建設殫精竭慮的面容，如穿過悠悠歲月，緩緩但又堅定的向我們走來，感召我們超越自我，戰勝困難，完成先輩們未竟的事業。

2001年的一天，我接到胡光寶主任的電話。提及毯子這件事時，我心裡熱乎乎的，很是感動，並感到由衷地欽佩。這就是我記憶裡的谷牧同志，那個坐在那個沙發上的勤樸的老人，好像一直在微笑地看着我，鼓勵着我，眼光溫暖、深邃而又堅定。